原件短缺

卷1-2

周禮集說卷第三

閩中　劉儲秀　編補

地官司徒

疏曰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百姓　又曰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異矣

黃氏曰抄曰此本尚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為義自大司徒而下凡七十八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氏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

馬擾亦安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鄉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司徒止鄉師鄉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黃氏曰抄曰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鄉師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政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無府史胥徒

鄉老止比長公三人鄉大夫卿六人大夫百八十人士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人

黃氏曰抄曰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族百家閭二十五家比五家自鄉至比次第聯絡但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皆於正歲教民以法斯民若奔走四處恐力不及各教於州黨則受教於鄉者誰歟同教於鄉則受教於州黨者誰歟歲時人民盃酒奉親一時和樂人情然也而奔走於有司不暇亦未知如何耳鄉老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掌其

族之戒令政事閭胥各賞其閭比長掌其比之治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無府史
封人止舞師士二十人府四人史六人胥十人徒百二
十人
黃氏曰抄曰封人掌詰故社壝士府史胥二十四人徒六
十人按詰社壝有時常養此衆何為鼓人掌教金鼓舞
師掌教舞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無胥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
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無府
牧人止充人士十四人府三人史八人胥二十四人徒
三百人
黃氏曰抄曰牧人掌牧祭祀之牲牛人掌養公牛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竊意充人之職牧人可兼亦可免四十
八人之廩祿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府胥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載師止縣師士十四人府四人史十人胥十四人徒百六十人

黃氏曰抄曰載師掌任士閭師掌任民縣師掌地域曰某三職相類凡二百二人愚謂禹普任土作貢不過區畫而止不聞常設官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遺人止均人士十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黃氏曰抄曰遺人掌委積均人掌力政

師士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師氏止保氏大夫二人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十八人徒百八十人

黃氏曰抄曰師氏掌以媺詔王與教國子保氏掌諫王而教國子似合師儒之官而吏胥之外其徒百八十人

豈無煩冗之職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諫止司救士四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黃氏曰抄曰司諫觀民之行司救防民之非不知如何巡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調人止司市大夫二人十三人府四人史十二人徒二十人

晉十二人徒百四十人

黃氏曰抄曰調人掌平民之爭然則不剖其是非奚爲氏掌萬民之判司市凡百七十四人雖曰必立之乎多亦恐擾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比士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司稽五肆則一人司稽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有史無府胥徒

質人止肆長士一十二人府四人史一十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
賈八人徒八十人有賈無胥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
二人徒四人無胥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無胥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泉府止掌節大夫二人士百一十六人府一十二人史
二十四人胥一十四人賈八人徒二百二十八人有賈
黃氏曰抄曰通司市凡十一司無不為市而設得無煩
苛否易惟曰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遂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大夫四人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
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
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無府胥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無胥
遂人止委人大夫百八十六人士二萬四千二百二十
八人府八人史二十二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五十二人
黃氏曰抄曰遂人掌邦之野遂師掌遂之政令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縣正鄙師鄰長里宰又各掌其政令
又有鄰長何掌政令者之多不其煩歟旅師掌野之粟
恐粟各有主野安得粟而旅師掌之稍人掌令集粟之
政令委人掌斂薪蒭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無府胥

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已下並無府胥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土均止誦訓士四十四人府四人史十四人胥十四人
徒一百六十八人

黃氏曰抄曰土均掌平土地草人掌土化之法蓋除草
者恐民各自除之亦不待官稍人掌稼下地蓋種稻者恐
民各自為之亦不待官土訓掌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無府胥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無府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
士二人史一人徒三十人三 無府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
之衡

山虞止澤虞士六人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
虞掌澤藪山者豈不可以兼藪藪
二人徒五百六十四人府四人史二十二人胥五十
人
黃氏曰抄曰山虞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
虞掌澤藪山者豈不可以兼林澤者豈不可以兼藪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無府胥
卄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無史胥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無史胥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無胥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府胥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無胥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迹人止掌蜃士三十二人府八人史十一人胥六人徒
百七十二人
黃氏曰抄曰迹人掌邦田之政令卄人掌金石錫石之
地角人掌徵齒角羽人掌徵羽翮掌葛徵綌之材掌
染草徵染草之物掌炭徵炭灰之物掌荼以時聚荼掌
蜃斂互物蜃物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無史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無胥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囿人止倉人大夫二人士六十人府十五人史二十五
人胥四十六人徒四百八十人
黃氏曰抄曰囿人掌囿場人掌築場囿人掌囿可言也
場人掌築場恐亦農人自為之不待官廩人凡三百八
十四人舍人掌用穀倉人掌藏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無胥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無府胥
司祿止司稼士二十人府二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黃氏日抄曰司祿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舍人倉人似可
併於廩人若司稼之巡稼雖不必可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已上並奄女奚
舂人止稾人奄十二人女十二人奚五十人
黃氏日抄曰舂人饎人稾人皆主食稾者冗食之名
按陳氏云凡看周禮須先理會目錄誠哉是言乃誦讀
周禮之大法盖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自修身以至
平天下皆如此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豈但周禮而已乎攷之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
屬舉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自大司徒止司稼七十
九官多十有九俞庭椿遺胥目為七十八今將其合計
者亦總數於後
公三人
大夫三百八十七人上大夫卿七人中大夫六十五人下大夫三百一十五人
士四萬八千八百八十二人上士千五百四十八人中士萬六千九百五十六人
下士三萬三百七十八人
已上公卿大夫士總四萬九千二百六十九人

府八十六人　史二百二人　胥二百五十二人
賈八人　徒三千一百二十人　舞徒亦寓於內
已上府史胥徒賈總三千六百六十八人
奄十二人　女十二人　奚五十人
已上奄女奚總七十四人
十五官無府　四官無史　二十五官無胥
八官並無府史胥徒
一官有賈　七十二官並奄女奚
黃氏日抄官多交互二段
設官之多
陳及　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
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
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
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
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
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
十萬夫府吏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謂二萬
三千之數而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
篇之疏況又說之不通如此
官之交互
陳君舉曰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濛八則八柄之貳宜
屬天官乃屬春官六小行人司儀掌賓宣屬春官乃屬

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舍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稍食者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史胥徒之稍食者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罋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複何哉

俞庭椿曰鼓人舞師右春官之屬也論見前編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卄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之土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執度度地量地制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皆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閭師之任民縣師之任域均人之均力政遂人之遂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之修稼政屬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

地事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掌地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而大司徒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掌山澤叅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囿人之牧獸場人之植菓蓏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稽之於書考之於禮經質之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十有七官之義則取而隸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說以求為異論者也夫司徒以地名官後之人不復考其義姑以其名近而取類焉故司空水土之事七之官雜之為多今區而別之可以堅見矣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愚見此為下三官之序目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疏曰司徒既欲佐王安擾邦國故先須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

俞庭椿曰大司徒掌邦教者也掌邦教然後能佐王以安擾邦國擾者教而馴之如擾龍之義也教然後能安擾豈土地之圖人民之數遂能安擾之邪六典曰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百官以擾萬民所謂教者如保息

六養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類是也何取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曰掌建邦國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大司空掌邦土以掌凡邦之役事之事也蓋錯亂司空之篇於其着其非司徒之職明矣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為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若是者悉矣未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者也古者於教民凡所以維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有兄弟夫婦朋友相事相使相安相養相愛而無爭悖之風趨仁而遷義尊君而親上熙熙然日入於太和之域而不自知者以有司徒之教存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夫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古者教民之良法美意是故不當以司徒治財賦今其為財賦之官者不過泉府司市質人廛人胥師之屬耳蓋教民之為善者莫切於財利相交之際是必有以禁其非而導之義者故司徒兼焉非以司徒治財賦也後世惑於泉

府司市之屬在司徒遂以司徒為財賦之任又以其為地官也宜掌土地之事遂以司空之屬附益之司徒之教職乃遂為不切不急之務而專於財賦土地之為職斯民於是始無有導之於道德性命之理而易與為非矣然則司徒之職其可以不講其所掌之本務乎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氏曰周猶徧也九州楊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廣横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疏曰上經云土地圖為人民之數而言之此經云土地圖據十等土地而說也故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按王制南北兩近一遥東西兩遥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謂知此數也又辨其山林川澤以下十等形状名號及所出之物也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鄭氏曰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

之野以別方面　疏曰云辨其邦國者謂分別畿外諸侯邦國多少之數謂若王制云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也云辨其都鄙之數者謂分別畿內三等采地之數謂若王制畿內九十三國也云制其畿疆者王畿內千里中置王城面有五百里其邦國都鄙亦皆有畿界也云而溝封之者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為封樹以為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庫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為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王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總據邦國都鄙并王者而言也

俞庭椿曰上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此惑於傳譌而不知思焉者也抑不思當時司空所以為職者既如此而司空掌土地之圖何義於此而詳考焉則司空之篇不待於列千金以求之亦自明矣先儒云思空篇亡漢興以千金求之不得若以此論則傳授之誤似不必貴鄭司農貫通博學猶不能思索於此漢儒信於師傳之故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事孟子去古未遠已不敢信周禮經秦火之後復出於諸儒之口傳其當熟複詳考不宜盡信也決矣司空以水土之官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畿疆而溝封

此其為職截然可見屬之司徒無可附麗學者當勉思而明辨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亯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而庳

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縛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圜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臞也臝物虎豹貔貐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庳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為性　疏曰以土地計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於五地見五地所生不同也云以土會之法也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地有五等所生無過動植及民耳故云辨五地之物生上經云十等此云五地不同者上經細別而言則十等以類相并而言故五等其實一也一曰山林者此五地以高下相對山林高之極者一曰川澤川澤下之極者故以為對也又五地之內以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動植後言民也山林之中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此五地人物之

等皆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使形類有異也

俞庭椿曰土會之法正司空度地以居民者也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此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制其畿疆之節目也非司徒之任矣今雜之司徒也下章乃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觀十二教之施不繫於五物其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之常乃物生之異耳故知此一句羨文也後人以上下文不相關故強足之至於十有二教自司徒之職文失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犯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疏曰上經云五地之物生動植及民生處不同是其常法今此十二教亦因民之所常生之處施之故云因此五物者之常而施十有二教也云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

不苟者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教敬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為陽禮也鄉飲酒即黨正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則無爭故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以陰禮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姓相親之義昏姻及時則男女無有怨曠故云以陰禮教冕而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使之親己是昏禮之義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戾者謂鄉飲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凡合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者儀謂以卑事尊上下之儀有度以辨貴賤之等故云以儀辨等也民知上下之節不敢踰越故云則民不越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俗謂人之生處不同若變其舊俗則民不安而為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為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偷苟且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者刑者禁民越亂今用刑得所民得中正不為

越亂故云以刑教中則民不越也〇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者民有厄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懈怠也〇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為足故云則民知足也〇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故云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也〇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謹慎矜敏於善德以求榮寵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〇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者庸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興其功業故云則民興功也

以土地之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皂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鄭氏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皁猶盛也蕃蕃息也毓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疏曰十二土各有所宜不同所出之物及名皆異故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也云以相民宅者謂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視民居使之得所也云而知其利害者十二土之中利處居之害處遠之以皁盛人民以蕃息鳥獸以毓生草木者皆由知利害使之然也云以任土事者辨十有二土任人性居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鄭氏曰壤亦土也變言爾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熟易為名言壤和緩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藝黍稷　疏曰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上經論居人物之事此經論其種殖所宜故變其文云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收藏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

俞庭椿曰上土宜之法所以相民宅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曰教稼穡樹藝乃居四民時地利者也時地利者司空之職故教稼穡樹藝等事皆以類屬若司徒之教民

乃數五與備六禮明七政齊八政云爾何以稼穡土事屬之大司空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鄭氏曰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即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　疏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者即上山林川澤之等是也云九等者據五地之內分為九等之地騂剛赤緹之屬黍種所宜不同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言天下則并畿外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與下為目也以作民職者民有職業乃可稅之云

以令地貢者地貢即九職之稅也云以斂財賦者斂財即大宰九賦斂財賄一也既言財又別言賦者欲見財既為九賦斂財賦中又兼有軍賦故財賦殊言之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大司徒以法均齊之天下皆使依法故云

俞庭椿曰土均之法制地征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齊天下之政皆司空使民興事任力者也力役之屬司空已有　職實司空之事亦詳言之矣則地征之制民職之作與令貢而斂財司徒掌之則為侵官矣故土會土宜土圭土均皆土事非掌邦土者誰宜與於此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鄭氏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疏曰按

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度土之深深謂其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長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北景長多寒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為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亦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跌矣是地於日為近東時東表已憩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為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賈疏引來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雨屬北方今西方云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為木妻木為金妻風雨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雨滂沱故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即雨也又句解云西近山故多陰東近海故多風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冬至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氏曰景尺有五寸者南畿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而封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徂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疏曰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鄭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合配萬物乃生故樂記云天地訢合是也四時之所交也者即尚書所云宅南交孔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則秋與夏交冬與秋交春與冬交可知故云四時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者風雨所至會合人心謂若禮器云饗帝於郊風雨節寒暑時是也陰陽之所和也者謂若昭公四年左氏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其陰陽和也然則百物阜安者摠結上句所合已下然尤如是阜盛也如是四時得所則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國焉者建立也於此盛安之處乃立王之國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樹之者於畿

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封封上樹木以為阻固故云而封樹之

黃氏日抄曰按此周禮中精語形容卜洛之美也然此書言惟王建國以為民極乃立地官是卜洛後而設司徒之官豈先有司徒而後卜洛邪若以此為司徒之職掌則卜宅洛中無再卜再宅之事繼此云諸公地方五百里則漢人之言異乎孟子儉於百里之說矣諸者以為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則依附魯頌形容之說而曲為之回護也百里指上地而言豈包山川之虛數附庸各自為國何關諸公之封域邪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氏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皆附庸小國也蠻夷戎狄雖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

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四之一者土均
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
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
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矣大國
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為牧正師長及
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
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
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
一等矣　疏曰上經既陳天子之國并畿內千里此經說
諸侯邦國故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土猶度也以

土圭度其地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
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
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減五分則五百里封公減四
分則四百里封侯減三分則三百里封伯減二分則二
百里封子減一分則一百里封男是土其地之法而制
其域者自上公五百里已下境界皆有營域封圻云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言天子封公以五
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云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
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亦與侯
同云諸子之地諸男之地皆云四之一者謂總得一國

之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故云其食者四之也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示取美物以貢天子即大聘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積禮俗喪紀之用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氏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里之國七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

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跋曰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國至此更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而封溝之者謂三等采地四境界上皆有溝封而樹之以為阻固云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

之謂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之等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晦者此謂上地年年佃之故家百晦云一易之地家二百晦者謂年別佃百晦廢百晦云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晦廢二百晦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俞庭椿曰以土圭之法止此匠人建國匠人營國載之考工雖成周之舊亦其遺制也置槷為規皆以測景正朝夕其與土圭之法相表裏矣而土圭之法乃在司徒之職於建邦造都非類也與舜命官之意戾矣是不惟戾於有虞氏之官制也與大宰之六典小宰之六職皆相扞格豈以成周設官俱無持操如此邪司空執度度地量地制邑於王制可以知其職匠人建國匠人營國於考工可以遡其舊也君以司徒考之此皆強附而曲取於經於傳誠無以為據依也大槩司徒以地名官而司空之名則習以為百工之官而凡曰土地之事於是悉歸地官焉故其屬與其職悉雜司空之篇而司空之篇既出於誦說之譌附於彼則關於此至盡亡其官與其屬今取大司徒之不應職者歸之司空而司空之篇豈不昭然如故物之復其主邪故曰司空之篇未嘗亡也釋造都鄙制地域者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援引是已皆乎習矣而不察也

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慶而待政令

鄭氏曰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奠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

俞庭椿曰分役在司空無疑矣則夫地職地守地貢皆分役之所當均焉者也故取部歸之司空嗚呼如知禹之所以為司空之義則地職地守地貢可以縣見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鄭氏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去關市不幾也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聚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幾謹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為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眚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　疏曰言以荒政十有二條以聚萬民使不離散一曰散利者

謂豐時聚之荒時散之積而能散使民利益故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者薄輕也征稅也謂輕其稅三曰緩刑者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四曰弛力者弛散其力役之事五曰舍禁者山澤所遮禁者舍去厲禁使民取蔬食六曰去幾者幾謂呵禁謂關市去稅而幾之七曰眚禮者謂吉禮之中眚其禮數八曰殺哀者謂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九曰蕃樂者蕃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者謂凶荒殺禮昏者多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年禱祈搜索鬼神而禱祈之十有二曰除盜賊者凶年盜賊多急其刑以除之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鄭氏曰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之屬振窮拼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疏曰上經既陳凶荒不安之事故此經陳安養萬民之道云以保息六養萬民者民不安即不得蕃息安則蕃息保安也民使蕃息有六條以養萬民故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

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鄭氏曰本猶舊也嫩善也謂約束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違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著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疏曰上經陳養萬民之法此經說安民庶之道以本俗六安萬民者不依舊俗創立制度民心不安若依舊俗民心乃安故以本俗六條以安民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懸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氏曰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 疏曰始和者徒十二教已下於此月之時始調和也政教皆有故法依舊而行之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其實不改造也始以對終對下縣之是在建寅之月為終也云布教於邦國都鄙者於此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即布於邦國諸侯及畿內二鄙公卿大夫等云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者言乃者緩辭是建寅之月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關上云使萬民觀教象者謂使萬民來就雉門象魏之處觀教象文書使知一年教法云挾日而斂之者縣之從甲至甲為挾日而後斂藏之於明堂月月乃更受而行之謂之聽朔者也云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

者案大宰六典八法八則之等正月前陳之正月之下不復言施之者以其並是邦職之事故不復言所施且直言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亦含上數事可知云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還見正月大宰之職之下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鄭氏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住也救救凶災也賓客其賢者杜子春云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為斜謂斜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疏曰此經說大司徒設比閭至於州鄉第次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王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下大夫為黨正民有吉凶禍福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

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州長民有禮物不備使賙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有一曰學藝十有二曰世事十有三日服事

鄭氏曰司農云稼穡謂三農注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教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材謂商賈阜民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材謂化治絲枲生材謂民間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云謂生材養竹木者以鄉三物教萬事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氏曰物猶事也興猶起也三事告成鄉大夫舉其賢能而以禮賓之六者出於心故曰德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通義者斷制盡已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六者體之於身故曰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振於貧窮六者見

之於事故曰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
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
曰亂民之刑

鄭氏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
民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
任恤謂相憂疏曰工設三物教萬民有不從教者則
設刑以刑之故言以鄉八刑糾萬民也云一曰不孝之
刑者不孝於父母者則刑之孝經不孝之刑三千
者深害逆源此乃禮之通教二曰不睦之刑者不相親
睦亦刑之三曰不姻之刑者不親兼戒凡品故不孝有
刑也於外親亦刑之四曰不弟之刑者謂不敬師長亦
刑之五曰不任之刑者謂不信任於朋友亦刑之六曰
不恤之刑者謂見災而不憂恤亦刑之七曰造言之
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亦刑之八曰亂民之刑者謂執
左道亂政則刑之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鄭氏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佚偽使其行得中司農云五
禮謂吉凶軍賓嘉　疏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者按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偽故以禮防萬民之
偽而教之使得中正也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氏曰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疏曰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考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大司徒云以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使應和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鄭氏曰不服教不慼服於十二教會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當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棄為大士或謂歸于園土謂獄也獄城圜　疏曰上

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慼服十二教則鬬爭起有者將斷割之時恐其訟獄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民之官共聽而斷之若有小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士師之等斷之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鄭氏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曰云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即大司徒奉牛牲又云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

享先王亦如之

疏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鄭氏曰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　疏曰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卿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唯據諸侯不卻大司徒令遺人於野路之上修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

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鄭氏曰衆庶所致邑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卿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大喪謂王喪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帥六卿之衆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壙而治其政令者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鄭氏曰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疏曰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故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司徒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鄭氏曰大故謂大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疏曰若國有大故者大故是非常之事故言若

也則致萬民於王門者以待任用故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大故之時恐有姦寇節者用為行道之信故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所以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氏曰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留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　疏曰則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兩事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舍禁者謂山澤之內舊遮禁不聽人入者令皆舍而不禁容民取蔬食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鄭氏曰歲終自周季冬建亥之月也　愚謂後凡解歲終皆放此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疏曰歲終則令教官者其屬六十官也云正治而致事者謂正直治理其文書不得濫失以為公狀然後治其職事以待考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疏曰正歲令于教官者以其歲始當除舊命新各共爾之職修汝之事爾乃皆汝也以聽王命者聽待也其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常

刑謂二千五百條各俶諡重而受刑法○釋曰周禮上下凡言正歲者皆言夏之正月又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亦是朔日為始可知也愚見正歲解見大宰正月之下論語曰行夏之時孔子之所言周公之所行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鄰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鄭氏曰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比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癃病也　疏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掌之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皆是六卿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鄰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云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辨猶別也謂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合科役者利役之云凡征役之施舍者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利役故言弛也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禜族祭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

等禁令者祭祀也下皆有禁令不使失其禮法
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鄭氏曰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
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　疏曰言乃頒比法於六
鄉之大夫者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是也
六鄉大夫皆六命鄉為之小司徒為校比之法頒與六
鄉大夫又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者衆寡據
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
行又辨其物者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
錄其數入小司徒以施政教者小司徒所施政教依其

數而行之故云行徵令也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
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
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疏曰三年一閏
天道有成及至也每至三年則矣案比户口曰大比之
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来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
國之比要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
追胥以令貢賦

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也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人為伍者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伍者聚也五伍為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也五卒為族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族為師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者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者謂田獵役作皆是也以比追胥者追逐寇胥謂伺捕盜賊以令貢賦者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愚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節即下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也

俞庭椿曰司空以是役民故因卒伍之法以用之故曰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賦起於役以定之故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氏曰均平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其人民者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而周知其數者而周偏知其人數云上地家

七人者凡給地有九等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云可任也者家三人者七人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者此謂中地之中所養者家六人云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六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云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五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

愚見此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一節即下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是也

命庭椿曰按此章與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章同其制數亦小司空之事也一事再見一出於司馬一出於小司空之職論之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云羨饒也 疏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謂起民徒役作之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田謂田獵追謂追寇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也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

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其犯命者

鄭氏曰命所以誓告之 疏曰凡用衆庶者則上經所云是也其衆庶皆是六鄉之民小司徒主教六鄉六鄉衆是已民故用衆庶之時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又聽斷其賞罰又誅責犯命者

凡國之大事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鄉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疏曰凡國

之大事者謂有兵戎之大事出征之時云致民者謂有兵戎之大事於六鄉之內發起民徒云大故致餘子者謂有災寇之事餘子與大子使宿謂也

俞庭槱曰上乃均土地一章止此皆役法也其大略見於大司馬既取而歸之於大司空矣今小司空之事復雜於小司徒其因土地之上下而均其任人之數且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又曰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夫鄉師之職既曰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役事矣司寇又曰役諸司空由是觀之則此章其屬之司徒屬之司空學者當知所適從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氏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皁者也玄謂隰皁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三而當一是之井牧昔夏小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秉甸之甸方八里旁各加二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各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六千二百夫治澮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愚補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之田稅入於王）一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出車徒給縣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疏曰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

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為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并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云而并牧其田野者并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晦中地一易家二百晦下地再易家三百晦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并牧其田野此與下為總目云九夫為井者并方一里九夫之田四井為邑者邑方二里四邑為丘者丘方四里四丘為甸者甸方八里旁加二里則為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井閒有溝旁加二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而言四甸為縣者縣

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者謂大宰九職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則九職之貢賦謂軍賦出車徒之等云凡稅斂之事者采地之中皆為井田之法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故云稅斂之事

愚補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各加二里補方是方十里為一成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各加二十里補方是方百里為一同

俞庭椿曰井邑丘甸之制蓋所以任地事令貢賦也成周因井田以均地然後賦平而役均而井田則本諸鄉

右匠人為溝洫亦始於九夫為井蓋一事也今屬之

小司徒非其職矣量地制邑此蓋其制執度度地比
其用井邑既正則任地事令地貢可得而理矣
或謂秦始廢壞井田開置阡陌而不知阡陌即井田也
蓋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溝間千畝澮間
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為
從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是阡陌乃三代
井田之舊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鄭氏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鄉遂也辨其守謂衡
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稅也政當作征
佐大司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者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疆

域遠近疆界辨其守者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
衡虞守之故云辨其守也施其職者謂施民者之職平
其政者天下所有征稅皆均平之
俞庭椿曰此與上文相屬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鄭氏曰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疏曰按大司徒云祀五帝
奉牛牲羞其肆令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
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疏曰按大司徒職大賓
客令野修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賓客諸侯
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修道委積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氏曰帥帥而致於大司徒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鄭氏曰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　疏曰案大司徒
大軍旅大田役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小軍旅巡役
小司徒治其政令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氏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疏曰大喪者謂王喪帥
邦役者邦國也帥領國民謂六鄉衆庶役使之事因即
治其政教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鄭氏曰畿九畿　疏曰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社稷勝
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
不可國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九畿畿上皆有疆界
封樹以為阻固也
俞庭椿曰凡此皆邦之土事故盡當屬司空今載之小
司徒者小司空之誨也區分而別之其有條矣雖不得
其全然其大畧可見亦足以見古者設官之意夫書得
於畏燼之餘獨五官具而司空篇無一官存者固已無
是理又況五官之屬各有羨者是何故也由其亡與羨
參稽之又詳考其義證之於經庶乎聖經之舊可得而
復見矣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鄭司農云以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愚補以地之地或衍文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之圖　疏曰民訟六

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

非者共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氏曰治成治事之計　疏曰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

成者屬官謂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

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愚謂

終解見前

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疏曰令群吏正要會者群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

終之時正要會而致事者上經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

要會謂是月計歲計摠為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

考也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

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

鄭氏曰縣表縣之疏曰大司徒以正月之吉始和十二

歲懸教象之時率其六十官之屬於雉門之外而觀教

法之象也徇以木鐸已下者謂觀教象之時恐衆人雜用法者國有常刑言此者使人懼而用之又令群吏憲禁令者謂禁人使行不為非憲謂表懸之也謂若小宰懸禁令文書使百官用云脩法糾職者謂修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治者以待國家有治則供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鄭氏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相任　疏曰云六鄉四郊之吏者謂是六鄉之內比長閭胥已上布列在於四郊云

平教治者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治文書正政事者復須正首其政事公狀考夫屋者考練其三夫為屋出地貢之時以相保任不得隱誤及其衆寡者謂人民多少六畜兵器者謂民之資生及征伐之器以待政令者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愚謂大比解見前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邦之教而聽其治

鄭氏曰聽謂平察之　疏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自鄉大夫以下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令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故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疏曰以國比之法者按小司徒聽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此鄉師以小司徒國比之法云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者謂四時稽考其夫家男女衆寡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與其施舍者鄭云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即上云廢疾老幼者是也

大役則率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鄭氏曰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辟功作章程送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

疏曰大役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治其政令者於所帥民徒之中政令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令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辟謂功程司空王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之功程云以逆其役事者鉤考役事者恐有溢失

凡邦事令作秩叙

鄭氏曰事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稽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偪匱　疏曰邦國也凡國家有功作之事故云邦事也令作秩叙者功作之處皆出政令使多少有常事有其叙故云令作秩叙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鄭氏曰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籍謂祭前籍也易曰籍用白茅無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東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歟　疏曰按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此云羞牛牲也云共茅蒩者按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籍祭故云茅蒩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仰命者

鄭氏曰輦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illegible]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疏曰大軍旅者謂王行征伐云大會同者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云與其輦輦

者輦駕馬所以載輜貢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亦鄉師治之故云與其輦輦也云戮其化命者謂徒役之中有犯教命者亦鄉師刑戮之

大喪用役則率其民而至遂治之

疏曰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者監審督察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

鄭氏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illegible]人四綍皆御柩司馬執鉦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疏曰及葬者乃至葬引向壙執纛者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鄭氏曰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塴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

事故執斧以臨視之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皷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

鄭氏曰田法人徒及所當有　疏曰四時之田者謂春蒐夏苗等況田獵人徒等皆出於州里故未田獵之前須皷鐸旗物之器故預簡閱云修其卒伍者謂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皆須修治預為配當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鄭氏曰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其行列辨別異也　疏曰及期謂至田獵之期曰云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者鄉師為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言致衆庶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旗於行首云辨鄉邑者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鄉師治其民庶政令及刑禁等云巡其前後之屯者謂兵衆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云戮其犯命者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命者則戮之又云斷其爭禽之訟者田獵得大獸公小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鄭氏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修封疆二月命
雷且發聲　疏曰凡四時徵令有常者鄉師各於其鄉
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

鄭氏曰歲事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饑之也
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　疏曰以歲之困阨之時
鄉師巡於國及至野外賙給萬民之有艱阨者云以王
命施惠者言於其時以王命施布恩惠於下民也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疏曰云則考六鄉之治者謂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
功過云以詔廢置者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
告王與冢宰廢置之愚謂歲終解見前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

鄭氏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
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共也
俎楅豆軷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
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
於此黨也實器者尊俎籩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
大夫或時實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
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

備積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疏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摠目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閭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閭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族共喪器者百為族族師一人主集合喪器使相共云黨共射器者五百家為黨黨正一人主集合射器以共州長之射云州共賓器者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一人主集合賓器以共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則鄉相共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疏曰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之時則鄉師考教學之官知其道藝進不云察辭者視官中之吏辭之虛實云稽器者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云展事者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詔告之在上善者賞之惡者誅之

鄉老

二鄉則公一人若下經鄉大夫則每鄉卿一人也

其職關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氏曰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疏曰六鄉大夫

各掌其政令政令及十二教與五禁號令皆掌之
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
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疏曰受教法於司徒者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
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
司徒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比長云使各以教
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比長各教所治也云考其
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
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
者並擬賓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
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鄭氏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
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
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
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令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
者謂若令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令八十九十復養卒
也疾者謂若令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
大司徒　疏曰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愚謂夫家衆寡解見小司徒
云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者云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按韓詩外傳二十行役

與此國中七尺同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愚見孔子家語云二歲半為一尺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故云歲時入其書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鄭氏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而賓之　疏曰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案比當鄉之內云考其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興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已下云與其衆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鄭氏曰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藏之時　疏曰厥明者謂今日行鄉飲酒之禮也至其明日表奏於王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鄭氏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言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舞謂能為六舞書亦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疏曰言退者謂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來鄉內云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名為鄉射今以鄉射之禮云五物詢衆庶者物事也一曰二曰已下是也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氏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

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
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如是
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　疏曰言此謂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為君長云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者謂能者復來入鄉中治民之貢賦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鄭氏曰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疏曰年終將考其得失
則令六鄉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
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農然後考之
正歲令群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疏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群吏令使考

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以退各憲之於其
所治之國憲者表憲之也

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憲而致於朝

鄭氏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
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疏曰國有大事必順於
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鄉之衆憲而
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鄭氏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疏曰大故謂災變
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
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疏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來往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為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疏曰一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

疏曰各屬其州之民者謂合聚一州之民而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勸修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氏曰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

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　疏曰上云歲時
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
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
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者
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故云
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行射禮於州序者州長因春秋
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讀法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
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於州序之學中言以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氏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
鄭氏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
者也涖臨也　疏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

凡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
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
喪也云皆涖其事者二州長皆臨其事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
賞罰
鄭氏曰致之者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
軍因為師帥　疏曰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
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
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
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
已民為師帥故還使州長掌之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鄭氏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疏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云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
鄭氏曰廢興所廢退而興進也　鄭司農云賛助也　疏曰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

黨正下大夫一人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　論語云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　疏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氏曰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疏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知州長之為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

鄭氏曰禁謂雩禁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故亦
春秋祭禁神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
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氏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
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待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
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
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
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禮大夫必與衆作不入凡既旅

下如是也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
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
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　疏曰黨正行正齒位
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
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
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
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
為一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一命齒於鄉
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
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云再命
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齒年大在賓東年

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為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為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疏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民之所自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疏曰此亦如止釋非衆屬軍吏者黨在那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州長因為師帥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疏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長又致與卿大夫卿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疏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以歲時涖教比
鄭氏曰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疏曰按族之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

及大比亦如之
疏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族師
每族上士一人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氏曰政事邦正之事　鄭司農云百家為族　疏曰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於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氏曰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疏曰此族師亦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通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畧則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氏曰酺者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盖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疏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疏曰以邦比之法者按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按比之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愚謂登其以下解詳見前）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貢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鄭氏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疏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家惟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法耳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荅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

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按趙商問族師之義鄭比相坐康誥之說閭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疏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為之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弓矢殳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又司常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

每閭中士一人

各掌其閭之徵令

疏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

之事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喪紀之數聚衆數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鄭氏曰祭祀謂社稷宗廟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周州射
當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
以讀法以勑戒之　疏曰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云各
數其閭之衆寡者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户口多少云
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
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
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

則讀法者上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
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
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
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令比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
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鄭氏曰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
撻朴也　疏曰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
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
之法皆掌之云觵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觵
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變言觵撻罰之事

比長

五家下士一人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喪奇衺則相及

疏曰比長管五家下士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

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

相和親者按尚書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五家之內有

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喪奇衺則相及者五家

有罪惡則連及使不犯故注云衺猶惡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鄭氏曰徙為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

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非惡　疏曰五家

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

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鄭氏曰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　疏

曰上經是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此經

言徙於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鄭氏曰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

辟之也圜土獄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

古之治獄閔念出之　疏曰總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

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圜土內之也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鄭氏曰壝為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

鄭氏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疏曰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封國也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按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壽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疏曰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

鄭氏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鄭特牲曰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
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
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
鄭氏曰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
牛也絼着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
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
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
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為聲　疏曰凡祭祀謂王之天
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
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
觸人故須設楅於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於鼻置絼當
牽行故亦置之於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槀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氏曰歌舞牲者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
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　疏
曰歌舞牲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
腯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
炮之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鄭氏曰大盟會同之盟　疏曰言凡凡此下四事王之
喪紀殺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

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殺牲者唯據致飧及饔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

鼓人

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掌教金鼓　疏曰鼓人在此者以其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也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氏曰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

按眡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鼓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眡瞭也其晉鼓當教鎛師統其職云掌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王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舉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鼖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鼛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為總目之語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疏曰鄭云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愚見此亦為下總目

以雷鼓鼓神祀

鄭氏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疏曰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按下靈鼓鼓社祭又按大司樂以靈鼓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

以靈鼓鼓社祭

鄭氏曰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 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

以路鼓鼓鬼享

鄭氏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疏曰按大宗伯大祭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宗廟有六享則禘祫鼓四時皆言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皆用此路鼓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

以鼖鼓鼓軍事

鄭氏曰大鼓謂之鼖鼓長八尺 疏曰按大司馬云春執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鼖鼓鼓尚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鼖鼓為正無妨兼有

路鼓晉鼓之等也

以鼛鼓鼓役事

鄭氏曰鼛鼓長丈二尺　疏曰按緜詩云鼛鼓弗勝鄭云鼛彼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兼耳

以晉鼓鼓金奏

鄭氏曰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　疏曰凡作樂則先擊鐘故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金則鐘也奏則擊也則是擊鐘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

以金錞和鼓

鄭氏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疏曰作樂之時以此金錞和於鼓節也

以金鐲節鼓

鄭氏曰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　疏曰此謂在軍之時所用節鼓與鼓為節也

以金鐃止鼓

鄭氏曰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　疏曰按春秋左氏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

以金鐸通鼓
鄭氏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
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
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
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鄭氏曰兵舞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
執　疏曰上文神祀社稷用帗舞今祀小神不過此兵舞帗舞
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
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二事按下舞
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祀小神等若義近山川

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
舞而已
凡軍旅夜鼓鼜
鄭氏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
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朠　疏曰在軍警戒急
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鼜鼓以警衆也
軍動則鼓其衆
鄭氏曰動旦行　疏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
則上注五通發朠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
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衆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
鄭云動旦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田役亦如之
疏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相對敵故大司職云鼓遂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氏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疏曰日月食時鼓人詔告於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按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直兩面之鼓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按莊二十五

平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為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亂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於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於社是也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氏曰始崩及窆時也　疏曰按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

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氏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　疏曰舞師在此者以其主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故也若然樂師小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愚謂舞師簫師之不得為一官者蓋一以為民禱祀一以掌教國子事不同而用亦有不同焉此舞師所以屬於宗伯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鄭氏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旱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疏曰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按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於宗廟此無此二者但旱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酹祭祀之舞亦不得用旱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氏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　疏曰按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

皆教之以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鄭氏曰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與猶作也　疏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皆作舞又按司服云群小祀則玄冕注云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祀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

此文是也

牧人

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簑何笠

或頒其餘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疏曰牧人在此者

其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亦是地事故也

掌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

鄭氏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牲體完具　疏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供祭祀之牲牷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氏曰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黙讀為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疏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為目故云凡以廣之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鄭氏曰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疏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牷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下用龍龍是雜色則此牷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雖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或純白純青皆得也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鄭氏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或山川用事者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氏曰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氏曰謂非時而祭祀者　疏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若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三百人

鄭氏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犉者九十其餘多矣 疏曰主牧公家之牛者亦是此
事又鄭下注云牛能任載地之類故在此也引九十其
犉證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氏曰公猶官也 疏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
政令者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
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
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
一處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
人與芻牡之芻牛人慢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氏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
王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疏曰言凡賓客者謂五等諸侯来朝兼有臣来聘皆

共牢積禮膳之牛也

饔食賓客共其膳羞之牛

鄭氏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幂者俎羞
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疏曰
饔者亨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庭

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於廟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云犒師之牛　疏曰謂將帥在軍中犒賜之牛謂之犒牛也

喪事共其奠牛

鄭氏曰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曰謂殷奠遣奠也喪中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鄭氏曰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　疏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共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鄭司農云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疏曰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於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故詩云或剝

或享或肆或將

充人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疏曰祭祀之牲本以諸官堪入祭祀者送附牧人至祭前三月選入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鄭氏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小成與牧人連類在此也　疏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者但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

掌繫祭祀之牲牲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

享先王亦如之

鄭氏曰享先王亦如之亦繫牲牲於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鄭氏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疏曰散祭之牲直言繫於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

展牲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
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
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碩牲則贊
鄭氏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疏曰上經夕牲時此經祭
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
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縛而牽
之
戮師
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戮之言事也事任氏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戮載
師者閭師縣師遠人均人官之長　疏曰案其職云掌
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鄭氏曰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
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疏
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土之法者即下經云廛里任
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
勢而物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
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
職事使出貢賦即下經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鄭氏曰任乃任土之所宜以制賦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廛地在於王國之中圃植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以納稼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所受田士田仕者所授之圭田賈田吏為部官賣財者之田五十里為近郊官田公家所耕籍田牛田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賞賜之田牧田牧六畜之田百里為遠郊公邑之田謂六遂之餘地遠郊之外曰甸家邑之田謂大夫所食采邑三百曰稍小都之田謂卿所食采邑縣謂四百里也大都之田謂公及王親子母弟所食采邑畺地謂五百里也　疏曰此經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以近郊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為鄉　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為遂為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畺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之大夫各受乎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中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謂三公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名三百為稍者以大土地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邑之甸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氏曰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也謂任土地以廛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而畺地有　疏曰上經言無征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征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　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　疏曰以草木為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夫三為屋民有五畝之田不耕者罰以三夫之稅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出夫稅家稅夫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以時徵其賦

疏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以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閒民夫家之賦亦可

徵之

閭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大府穀入倉人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鄭氏曰國中及四郊是所生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士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疏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長出賦之數其六畜未嘗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氏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　疏曰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

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大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大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大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月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物然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氏曰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疏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氏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疏曰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按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
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
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薦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
盛者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
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畮之宅樹以桑
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
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
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
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
以罰之也

周禮集說卷第三